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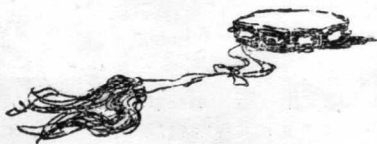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編

评弹创作选集



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编

評彈創作選集

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3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964 字数184,000 开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10 $\frac{1}{8}$ 插图4

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2,600册

定价(3)0.77元

編輯前言

一 解放以来,評彈創作有了一些发展,出現了不少較好的作品。这里选收的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希望通过这个选集的出版,在丰富評彈上演节目、繁荣評彈創作上起到一些有益的作用。

二 这里选收的大都是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,有的已在群众中多次演唱,效果很好。在形式上,評彈和評书很接近,各地評书演員,也可灵活使用。

三 选集所根据的資料,很不完全,同时限于我們的能力,难免有不当之处,望大家指正。

中国曲艺研究会

目 次

編輯前言	(1)
王孝和	上海人民評彈工作团集体創作 (1) 唐耿良 左 弦 执笔
阿林轉變了	严經坤 張鍾桃 (96)
祝 賀	徐楚强 (118)
一定要把淮河修好	上海人民評彈工作团集体創作 (140) 左 弦 整 理
海上英雄	柯兰 蔣月泉 周云瑞 作 (212) 柯 兰 执 笔
真誠的友誼	周 行 (310)

王孝和

上海人民評彈工作團集體創作

唐秋良 左 弦 執筆

楔 子

(表) 1948年离解放上海还有一年。上海这个大城市正处在国民党的黑暗統治之下。作着垂死掙扎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前綫吃了敗仗，就在后方瘋狂杀人，实行其血腥統治。

今天——4月2日，早上，沿楊樹浦路开来兩輛紅色警备車，四輛吉普卡。鳴……一直开到上海電力公司楊樹浦发电厂門口，車子一停，汽車上跳下来一伙人，有的是武裝軍警，有的是便衣警探。武裝軍警三步一崗，五步一哨，在厂門前戒嚴，便衣警探簇拥着兩個人，直往厂里面去。

那兩個人：一个是伪警察局长俞叔平，一个是伪社会局副局长特务头子赵班斧。原来昨天夜間，此地直流电机地軸里发现了粗鉄屑，警察局知道了，是

来这里調查的。

到了直流电机旁边，俞叔平抓起一把粗鉄屑来，就宣称：“这是共产党要破坏发电机，使发电厂爆炸，造成全上海黑暗，使几十万工人失业。厂里一定有共产党潜伏，要抓人！”这样，厂里的空气就顿时紧张起来！

到底直流电机里的鉄屑是誰放的呢？是国民党特务自己放的。特务为什么要放呢？就是预备在厂里公开捉人，以达到他們“借人头，平工潮”的目的。反动派要“借人头”，为什么特別拣上了上海发电厂呢？因为“上电”是上海六大公用事业中最重要的一個单位，全市工厂用电都依靠它，而且上电工人斗争性强，組織严密，是上海工人运动中一个坚强的堡垒，也是楊树浦区工厂中的一面旗帜。由于陣地重要，阶级斗争也就特別尖銳。反动派要捉人，要捉誰呢？捉那些在工运中表现得最英勇、最坚强的，因此主要对象之一就是王孝和。王孝和是上电的一位青年工人，24岁，宁波人。他祖父是漁民，父亲在輪船上当伙夫。家里一直很穷，但是王孝和的父母，却省吃儉用的积下了錢来送他去上学念书。王孝和从小讀書，非常用功，考試成績总是在前三名，也时常得到学校里的奖状。在他念中学的时候，为了要求不出学費，还常常替学校里做一点勤杂工作。

起初，王孝和上学的时候，只想把书讀好，学会

了英文，将来可以到洋行里去做事，赚了錢来改善家里的生活。但是现实生活渐渐地使他認識到，这种想法是办不到的。他在抗战初期亲眼看到一个中学生为了宣傳抗日，被日本宪兵队捉去打得遍体鳞伤。他認識到了：如果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退，自己就是要想安心讀書也是办不到的。接着他的父亲生了病，被輪船公司开除了。王孝和到公司里去和他們論理：“为啥工人生了病不但不給医葯費，还要开除？”輪船公司的回答是：“此地規矩是这样的。”王孝和說：“为啥这样勿講理？”回答是：“你要到講理格地方去，你去好了，此地英商太古輪船公司向来是这个規矩。”于是，王孝和更認識到，这个社会很不合理，如果不把不合理的社会推翻，工人是沒有可能过幸福的生活的。

后来，王孝和得到了党的教育和帮助，提高了觉悟，在1941年5月4日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入党以后，就更加积极地为学生运动做着各种工作。

他从学校毕业以后，因为家里穷，所以急需找一个职业。当时恰巧邮政局和上电都在招考。王孝和两个地方都去考了，而且两个地方都考取了。他父母的意思，要他进邮政局，因为那时候邮政局的工作叫“鉄飯碗”，不容易失业。王孝和想：“我是黨員，應該听組織的指示。”組織上根据工作的需要，决定他

到上电去，王孝和就进了上电，在配电間做工。

王孝和进厂之后，由于他勿声勿响，待人誠懇、和气，肯帮助別人，很得到工人同志們愛戴。直到抗战胜利，大家都以为从此工厂可以还给中国人了，誰知道日本鬼子走了，又来了美国鬼子，而且和日本鬼子一样地压迫我們中国工人。拿工資待遇来講吧，英美籍職員的待遇是第一等，都是按美金算的；白俄職員是第二等，中国職員是第三等，中国工人是第四等。英美人拿了錢住洋房，坐汽車，还用不完，我們工人賺来的工鉅連养家活口都不够。因此，党领导工人进行斗争，要求同职同薪，同工同酬。做同样的事体，拿同样的工鉅。可是資本家哪里肯答应，他們和国民党社会局一联系，就把工人們的代表抓了去。工人兄弟們不肯就此屈服，就发动了一次九日八夜的大罢工，最后迫使反动派不得不接受了工人所提的条件，放出了工人代表。王孝和呢，就是在这样的运动中锻炼得更加老練的。

到1947年秋天，上海发生了“富通事件”（上海一家专替进步团体印刷文件刊物的印刷所，突然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軍隊包圍查封了），上电工会也被捉去了几十个人。被通緝的也有几十个人，上电民主工会被迫解散。工会的领导同志撤退到解放区去了。反动派成立了黄色工会，一直到1948年1月工会改选。由于王孝和以前在工会里工作，随便什么

瑣屑的事，都一聲勿响，做得很好，在群眾中建立了威信，改選的時候，2800工人選舉了王孝和當工會常務理事。從此，王孝和就脫離生產，專辦工會工作。

起先，特務們是看不起王孝和的，認為他年紀輕，人老實，不大会說話，所以脅迫他參加國民黨，被王孝和拒絕了。不多幾天，接着發生了申新九廠慘案——申九工人為了要求改善生活待遇，舉行罷工，國民黨匪幫竟以大批軍警，用坦克、裝甲車、催淚彈、機關槍等進行武裝鎮壓，殺害無辜工人五、六十人，抓去好幾百。全上海工人，激于義憤，都起來支援申九。王孝和在一次工會會議上提出來，要發動募捐，支援申九工人。特務听了反對，說：“勿許募捐，申九事體是共產黨搞出來的，啥人要募捐，啥人就是共產黨！”一頂大帽子，使大家一時無話可說。王孝和看大家不响，就站了起來：“我們工人勿曉得啥個黨勿黨，我們是講義氣的，上電九日八夜大罷工辰光，申九工人幫過我們忙，現在申九工人吃苦頭，我們應該去幫他們的忙，大家同意嗎？”工人們覺得王孝和真是說出了自己心里的話，全體舉手，通過募捐。——反动派恨王孝和，恨得賽過眼睛里一只釘！

所以，布置鐵屑事件，主要也就是動王孝和的腦筋。

王孝和心里是否有數呢？當然是有數的。他知道形勢已比較緊急，等俞叔平、趙班斧等人一走，他

就設法通知支部里的同志們：看上去反动派要抓人了，要大家提高警惕。他自己等到一下班就馬上找領導請示去。

王孝和推了腳踏車从厂里出来——王孝和人生得很高大，身体很結实，相貌清秀端正，上身着一件栗壳色灯芯絨拉鏈上装，下身一条藍布工装褲，脚上一双皮鞋。他出厂門上車，从楊树浦路南面踏去。王孝和一面踏，一面回头看，后面可有特务釘梢。一看，沒有，于是他就飞快地向目的地踏去。

这已是傍晚时分，楊树浦路一带比較冷落，馬路上行人很少。忽然背后开过来一辆抓人的警备車，鳴……。王孝和連忙往边上一閃。这时候反动派到处乱抓人，乱杀人，警备車滿街飞，制造恐怖气氛，鎮压工人运动。

警备車开过以后，王孝和还在往前踏，忽然听得后面有一輛腳踏車在跟上来，吵……。王孝和想难道是特务釘梢，釘上了？再一想，不会这样巧吧，也許是同路的。但是后来一想：“不能麻痹大意，我是到老孙那里去，要是把老孙的地点泄露了，那就糟了。让我来試試看。”他故意把車子踏得一忽儿快，一忽儿慢，后面的車子竟然也跟着—忽儿踏快，一忽儿踏慢。王孝和的車子轉弯，后面的車子也就跟着轉弯。王孝和曉得苗头不对，一个煞車，从車子上跳下来，俯下身子去，假装車子脫鏈，装鏈条。轉过头

去对后面一看，只見后面那輛車也停在那里，一个把鴨舌帽戴到眉毛上面的家伙，两手握着龙头，一脚踏地，在对他望着。很显然，这是一个特务！

王孝和心想，今天被“尾巴”釘上了，老孙那里只好暂时不去了。就跳上車子，朝自己家里的方向踏过去。这时候王孝和对个人的危險，倒并不考虑，他所担心的是厂里出了鉄屑事件之后，领导上没有联系上，群众没有能发动起来，工作应该怎样开展还没有明确，这样厂里的斗争是会遭受损失的。那么，怎样才能甩掉后面的那条尾巴呢？……

王孝和一路过来，看见一爿理发店，王孝和一直在那里剃头，所以和他们是认识的。他眉头一皱，計上心来，从脚踏車上跳下来，把車子推到理发店門前鎖一鎖好，搔了搔头发，好象想去剃一次头的样子，推着門进去了。

小特务一看，王孝和进去剃头了。他連忙从車子上下来，把車子在对面人行道上撑好，正好剃头店对面是一爿餛飩店，他想：“他进去剃头，我便在这里吃餛飩等他。”于是，他就在餛飩店里面面对剃头店的一面坐定，喊了一碗餛飩，一面吃，一面两只眼睛对王孝和的那輛脚踏車望着。他想只要那輛脚踏車在那里，王孝和是終归不会走掉的。

等他慢吞吞地把餛飩吃完，賬付掉，仍旧不見王孝和出来。他心想，王孝和剃头，時間怎么这样长

啊，怎么还没有剃好呢？后来想，到底还是吃馄饨的时间短，剃头的时间长，可能这时候还在那里洗头、吹风呢，再等一歇吧。但是吃仔碗馄饨尽管不走，老板要疑心的，怎么办呢？再来一客汤团吧。刚巧喊好汤团，只见对面理发店里跑出一个人来，在开王孝和脚踏车上的锁，小特务要紧跑过去一看：不是王孝和！——王孝和人很高大，他却生得很矮小。再对他身上一看，他穿的是理发师的衣服，只见他推了这辆脚踏车往店里进去。小特务慌了，推开店门往里一看，一个剃头的都没有。他问那个推脚踏车的理发师：“这辆脚踏车是哪一个人的？”

理发师（白）客人的。

特 务（白）客人的车子为啥推进来？

理发师（白）寄在此地的，他讲回来得晚，就叫我把车子在店里放一放。现在要打烊了，我替他把车子放好。

特 务（白）客人呢？

理发师（白）跑了。

特 务（白）到啥地方去了？

理发师（白）我勿晓得。

（表）小特务想完蛋了，上了王孝和的当了，心里直叫冤。钉了半天梢，白辛苦。顶冤的是替王孝和看了半天脚踏车，要紧回去。

对面馄饨店里老板在喊：“先生，吃汤团！”

小特务想：哪里还吃得下湯团，“空心湯团”都吃饱了，垂头丧气地推着脚踏車就跑了。

王孝和非常机警的出了理发店后門，穿过几条馬路，走到老孙住的弄堂里，抬头一看，老孙窗口挂好一条毛巾，这是他們約定的暗号——就是人在家里。上楼到房門口。篤……（敲門）

老 孙 （白）进来！

（表）王孝和进去，帶上門，过来見老孙。

老孙是上电的老工人，40 左右年紀，身軀很肥胖。由于他在上电工作过一个很长的时期，上电的一草一木，他都是非常熟悉的。前些日子反动派想追捕他，他就离开了工厂，但是上电的工作仍是由他领导着。

王孝和 （白）老孙，今朝厂里出事体了！昨日夜里直流电机地軸里发现了粗鉄屑，今朝早晨俞叔平、赵班斧都来調查过。俞叔平讲这是共产党要破坏发电机，使发电厂爆炸，造成全上海变为黑暗世界。說厂里有共产党潜伏，要抓人，厂里空气非常緊張。

老 孙 （白）厂里出了鉄屑事件以后，群众思想情况怎样？

王孝和 （白）懂机器的人都讲：直流电机地軸里放鉄屑，根本不会使机器爆炸，頂多燒坏一部机器，况且厂里有三部直流电机，平时只用一部，两部是备用的，就算燒坏一部，絕对不会影响全上海的用电，这明明是

反动派咬人，装棒头，好捉人。

老 孙 (白)对，这是反动派的阴谋。孝和，反动派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发动这样一个阴谋呢？因为反动派最近在各个战场上，败仗吃得一塌糊涂，前方吃败仗，后方经济继续崩溃。上海从今年2月份起接二连三地学生运动啦，舞女打社会局啦，“申九惨案”啦，一连串的运动使反动派坐立不安，于是反动派成立了所谓“特种刑事法庭”，就是预备公开打击工人运动。厂里制造的铁屑事件，敌人有可能就有两个意图：一个是打击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，让工人们误以为是共产党要大家没有饭吃，好离间党和工人群众的关系；第二就是要想借口公开抓人，达到他们“借人头，平工潮”的目的。

王孝和 (白)那么，老孙，我们应该怎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呢？

老 孙 (白)立刻在群众中展开宣传，揭发敌人阴谋，让大家不相信他们的造谣诬蔑。……不过，照目前的情形看起来，我们在厂里的地下斗争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了，在这样的时候工作，将会更艰苦，更危险。在这样的时候工作，也就要求我们要有更坚强的意志和更高的警惕。

王孝和 (白)只要工作需要，我愿意坚持下去，完成党给我的一切任务。现在解放战场上，哪一天没有同志在流血、牺牲，全国各处又哪一天没有同志顽强地在

危險和艰难里战斗着呢？

老 孙 (白)孝和，你愿意坚持下去，很好。上电的陣地很重要，因此就需要我們坚持下去。不过坚持下去，也并不是盲目冒險，我們还得注意保存自己的力量，就是非忍受什么牺牲不可的話，也要使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，并且要用我們的牺牲狠狠打击敌人。在今后的工作中，你要紧紧依靠群众，只有和群众在一起，我們才有力量；和群众在一起，我們將比較安全。孝和，你回到厂里的任务是：团结群众，进行宣傳，揭发敌人阴谋，领导群众保护工厂，迎接解放。

王孝和 (白)好，我一定完成领导上交給我的任务。

老 孙 (白)好吧！

(表)老孙立起来，用他又粗又大的手，紧紧地和王孝和握了一下。

王孝和从老孙家里出来，心想：“敌人就要完蛋了，天就要亮了，不过在胜利到来之前的斗争，会更加尖锐，更加艰苦，更加紧张复杂的。上电现在已经撤退了一批人，我必须坚持下去，利用工会常务理事的合法地位，领导群众，和敌人斗争。”

王孝和就在这形势严重的时候，挺起身来，挑起重担，迎接即将来到的大风暴！哪里知道阴險毒辣的反动派，收买了一个工贼走狗，陷害王孝和，誣告王孝和指使破坏发电机后，于是就要来捉王孝和，王孝和到伪警备大队后要坚决斗争。請听下档。

第一回 宁死不屈

(表)这一天, 4月21日, 在霞飞路、馬浪路伪社会局局长办公室里, 坐着两个人: 一个是伪社会局副局长特务头子赵班斧, 年紀近40岁, 瘦瘦的身材, 黑蒼蒼皮肤, 头发梳得燦光, 戴一副金絲边眼鏡, 身上穿一套咖啡色西装, 脚上穿着黃皮鞋。对面沙发上坐一个人, 瘦长身材, 长馬面, 白皮肤, 身穿灰色花呢夾袍子, 格子紡短衫, 袖子挽起, 下面一条西装褲子, 黑皮鞋, 是伪社会局專員, 是个特务, 叫范才駢。这两个家伙都是心狠手辣。革命同志在他們手中害死的不知有多少。現在他們在談着話。

赵班斧 (白) 范才駢, 你看今天可能把王孝和捉牢?

范才駢 (白) 沒有問題! 紅車子已然开出去了, 頂多一个鐘头, 就能提到大队部。

赵班斧 (白) 他会逃走嗎?

范才駢 (白) 怎么逃得走? 昨天晚上我們就曾派人把王孝和住的地方把守起来了, 他什么时候离开家, 什么时候到厂, 走哪一条路, 穿什么衣服, 我們都調查的明明白白。

赵班斧 (白) 你在王孝和身上真花了一点心血, 这次成了事, 范才駢你可以記一功了。

范才駢 (白) 請局长提拔。